



左图：1945年的瓦莱丽·弗莱彻。

要死。”——透露出西方文明的精神危机、死亡冲动。讽刺的是，写出一流《荒原》的艾略特，偏偏度过了三流的人生：他（有宗教狂热）在1933年与第一任妻子薇薇安（有精神病史）强行分居，不体面地逃离了近二十年地狱般相互折磨的婚姻。将近50岁时，又与瘫痪的批评家约翰·海沃德同住，大部分时间把自己关在公寓背阴面的小房间里，离群索居。与薇薇安“物理隔离”后，艾略特分别与艾米莉·黑尔和玛丽·特里维廉产生了若干情感上的纠缠；68岁，仰慕他的年轻姑娘瓦莱丽·弗莱彻（曾是他的秘书）成了第二任艾略特夫人。这段年龄差悬殊的婚姻起初甚为幸福，夫妻俩常在公众场合手牵手深情凝视对方，如同患了相思病的少男少女，以至于阿道司·赫胥黎直呼肉麻吃不消，“艾略特现在变得特别傻”。可惜，9年之后，男方去世了，独留女方孤零零一个人。好在整理、出版亡夫的著作、书信，多少给了她些安慰。

顺带一提，艾略特一直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诗歌，这也是他

后来写诗剧的原因之一。而歌舞剧《猫》（原著系艾略特的《老负鼠的猫经》）的改编，或许可被视为艾略特与瓦莱丽共同作出的决定。

### 做这种文化最忠实的践行者

“老负鼠”是埃兹拉·庞德（诗人、评论家、编辑）给艾略特起的



下图：菲茨杰拉德在法国南部小城圣拉斐尔，完成了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初稿。



绰号，艾略特则称呼庞德为“兔兄弟”。这二位的感天动地《荒原》合作情，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的一则传奇。众所周知，文学既是作家与作品、读者的互动，也是评论家、编辑和作家的良性交流，而除了老负鼠与兔兄弟的山高水长，编辑麦克斯韦尔·珀金斯与他的“迷惘的一代”（包括海明威、福克纳、沃尔夫、菲茨杰拉德等人），也造就了数段文坛佳话。科林·费尔斯、裘德·洛主演、获得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提名的《天才捕手》，故事的灵感恰恰来源于珀金斯与沃尔夫的交往。

一战让老欧洲元气大伤，美国却在战后经历了持续近十年的经济繁荣。人们深信并追求着自己的美国梦，奈何好景不长。1929年10月，纽约华尔街证券市场大崩盘，随之而来的是漫长得几乎令人窒息的经济大萧条。但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大萧条之前绮靡的爵士时代，宛若鸦片一般诱人上瘾。这一时代的形象代言人菲茨杰拉德，在1922年的7月给珀金斯写信，称自己正着手策划“第三本小说”：“我